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襄公六

經子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 樂氏

○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

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鄭。公至自會。

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敬仲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

惡之也。鍼其庶反。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林無傳。大饑者一饑居疑反。又音

機。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

杜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上

時掌反。

在夏為御龍氏。

杜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

杜

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杜唐杜二國名殷末承韋國于唐周成主

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林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

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言已世為興家

穆叔曰

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

杜立謂不廢絕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林大上謂黃帝堯舜立德以垂世範其次如禹稷立

功以垂世則其次如史佚周任臧文仲立言以垂世教。大音泰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祊廟門。祊布彭反

世不絕祀無國

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范宣子為政

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

西以告宣子

杜寓寄也林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產寄書於子西以勸告宣子

日子為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于公室則諸侯貳

杜貳離也林君生驕侈必致諸侯之離貳。長丁大反難如字又方

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杜賴恃用之林執政驕侈必致晉國之離貳

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林沒沒沈滅也言何

必沈滅于昏瞶如此
○沒如字一音妹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

杜德須令

名以遠聞
○馬於虔反

德國家之基也

林美德植國家以久立故為國之基有基無

壤無亦是務乎

林有德以為基故國家不壞勸宣子必以德為先務

有德則樂樂

則能久

林有德在身則樂與人同樂與人同則能久居其位○樂並音洛

詩云樂只君

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杜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夫

音扶下同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杜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

敢懷貳心所以濟今名○女音汝

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

遠至邇安

林忠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令名如與載美德而行是以遠人慕德而來至邇人懷德而

靖安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杜無寧寧也林言宣子實生養於我。母音無而

謂子浚我以生乎

杜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浚思浚反

象有齒以焚其

身賄也

杜焚斃也。焚扶云反。服云焚請曰備備僵也

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

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杜

子為晉侯辭不敢受稽首。說音悅為子為反

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

而陵虐于敝邑

杜介因也大國楚也。相息亮反

寡君是以請罪焉杜

得罪于陳也

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

杜孟孝伯即仲孫羯

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杜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

為下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

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啟疆如齊聘且請期

杜請會期

○疆其良反又居良反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杜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蘧啟疆

蒐所求反

陳文子曰

林即陳須無

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

其族

杜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杜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蘧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林陳無宇齊大夫杜辭有晉師未得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杜介根莒邑今城陽黔甌縣東北計基城

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故不克

杜晉

合諸侯以報
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於東門次於棘

澤

杜以齊無字
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林夷儀
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蹶

致楚師求御於鄭

林二子晉大夫殺師挑戰杜欲得鄭
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

又古洛反蹶立
狄及徐音洛

鄭人卜宛射犬吉

杜射犬鄭公孫○宛
於元反射食亦反徐

神石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杜言不可與
等也欲使卑

下之太叔游
吉○太音泰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杜言在已上者
有常分無大小

國之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杜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喻小國異於大國○部

蒲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
作婁路口反徐力侯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杜二
子張

。轆輔蹀。幄帳也。
。幄於角反。

既食而後食之。

林言二子不為之禮。後嗣音食。

使御

廣車而行。

杜廣車兵車。廣古曠反。

已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乘繩證反下同。

將

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林將近及楚師而後。二子同射犬乘兵車。

皆踞轉而鼓。

琴

林轉衣裳也。二子皆其踞衣裳而鼓琴。示閒暇。踞居慮反。轉張應反。下同。

近不告而馳

之

杜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

投收禽挾囚。

林胄兜鍪也。二子取胄於橐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三子皆下車手持楚人以投其

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囊古。弗待而出。

杜射犬又。皆

毛反。搏音博。徐南各反。挾音協。不待二子。

超乘抽弓而射。

林二子皆超乘而登。車各抽弓而射楚人。

既免復踞轉而鼓。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

杜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

杜謂不告而馳不待

而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

林言曩者不告而馳志於入壘今則怯敵

敵不待而出。曩奴黨反。曩也。怯去業反。

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杜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

受屈。亟居力反。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啟疆帥師送陳無宇

傳言相楚固相齊也。

○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為于偽反。

召舒

鳩人舒鳩人叛楚

杜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

楚子師于荒浦

荒浦舒鳩

地。浦反。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林二子楚大夫楚子先使二子責讓舒鳩

人。犁力分反。又利之反。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林告二子以無叛楚之事

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蘧子曰不可

杜令尹蘧子馮彼

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

其卒

杜卒終也林且歸楚以安息吾民以待其終之叛否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

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林若舒鳩終不攜貳我又何求於舒鳩若猶叛楚與吳則以兵

討之彼自無辭而我有功庸矣杜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鉞

宜咎出奔楚

杜言宜咎所以稱名

○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雝關毀王宮齊叛

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反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

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

嬖程鄭使佐下軍

杜代藥也

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杜揮子羽

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

杜問自降下之道

子羽不能對

歸以語然明

杜然明護蔑語魚據反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林言程鄭殆將死矣若其不死將出亡凡人貴

而可知畏懼懼其高危則思降下乃得其道○階猶道也

下人而已又何問焉

林不過降

下於人而已此最易知又何必問○下戶嫁反

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林且夫人既登貴位而知降下之道者明智之人乃能思降○夫音扶知音智

不在程鄭其有

亡累乎不然其有惑疾

林若不在程鄭之身其家將有出亡之累若其不亡其必程鄭

身有惑易將死而憂也。林鄭本小人其必將死而憂始
喪志之疾將死而憂也。問降階之道為明年程鄭卒張

本

經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癸丑

乙亥齊崔杼殺其君光

杜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
民故書臣罪崔杼也林莊公弑

弟景公
杵自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

之帥師入陳

杜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
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秋八月己巳

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
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

○

公至自會

無傳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愨衛衛失國

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

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

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杜遏諸樊也為巢守臣所弑不書弑者楚人不獲其尸吳

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林諸樊卒餘祭立○遏於葛反徐音謁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

有大志

杜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綽昌若反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

杜不為寇害

使民不嚴

杜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

林言崔杼

之用師與他日異

齊師徒歸

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

也

林棠公齊棠邑大夫姊女兄也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

杜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

杜為已取也取如字又

又住反

偃曰男女辨姓

林辨別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女辨姓

今君出自

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

杜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婚

武

子筮之遇困三三

杜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三三

杜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

大史皆曰吉

杜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杜坎為中男故曰夫

變而為巽 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隕於

反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杜困六三爻辭林六三處三陽之間連而過九四九五之剛困于石之象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之象六

三上六非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繇直又反蒺音疾藜力利反 困于石往不濟也

杜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杜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

物而險者蒺藜將恃之則傷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

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要其可得見耶今卜昏而過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

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杜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

此凶○寡本又作釐力之反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林驟數也○驟愁又

反又在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

其無冠乎

杜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林謾詞

崔子因是

杜因是怒公

又以

其間伐晉也

杜間晉之難而伐之間間廁之間難乃旦反

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

崔子間公

林侍人賈舉怨公鞭已乃為崔杼伺公間隙○說音悅又如字為于偽反下同

夏五

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杜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子餘反甲

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崔子

杜問

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杜歌以命姜○拊芳甫反拍也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林為崔子閉公

此所謂問公也杜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從才用反甲興林崔子伏甲以待公

登臺而請弗許林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杜求還廟

自殺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

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擻有淫者不知二命杜干擻行夜言

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徐讀曰行胡旦反服音如字擻側柳反徐子俱反又作侯反說文云擻

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諏子須反謀也今傳本或作諏猶依擻音公踰牆

又射之中股反隊遂殺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倭埋皆死

林此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

崔子之宮。射亦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反鐸持洛反倭力侯反埋音因

祝佗父祭於高唐

林祝佗父齊莊公之嬖杜高唐有齊別廟也。佗徒河反

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

氏

杜爵弁祭服。說他活皮弁皮彥反

申蒯侍漁者

侍漁監取魚之官。蒯苦怪反

退謂

其宰曰爾以帑免

杜帑宰之妻子。帑音奴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

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林言我若以妻子免是反申蒯死君之義也與申蒯皆死於崔氏

崔氏殺馮蔑于平陰

馮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

人。駿
子公反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林晏子即晏平仲杜聞難而來

其人曰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林言已與眾臣無異豈獨我君也乎哉我何為

而獨死也

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林言我獨罪於君也乎哉我何為而逃

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杜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杜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

為社稷林口實祿養也。為于偽反下同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亡之

杜謂以公義死亡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

杜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暱女乙反任音壬

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林人謂崔杼杜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

其難也。馬於虔反下同

將庸何歸

杜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啟而入枕尸

股而哭

林以公尸枕已股。枕之鳩反

興林既哭而起

三踊而出人謂崔子

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杜舍置也林言晏子之賢民之所仰

望也置而不殺可得民心。踊羊寵反

盧蒲癭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黨為二十

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奔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

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杜還齊景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還音旋

丁

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杜大宮大公廟

○相息亮反
下同大音泰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

杜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

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歆林嬰晏平仲名言崔慶若不忠於君不利社稷不敢與也○歆

所洽反父所甲反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

景公盟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

杜嗣續也并前有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

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美乃還

林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

故執簡往欲以書其罪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

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

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杜二子莊公近臣。惟位悲反縛直轉反乘繩證反

鮮虞推

而下之

杜下嬰妻也。推如字又他同反

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

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杜暱藏也暱親也。匿女力反暱女乙反

其誰納之行

及奔中將舍

奔中俠道。奔於檢反又於廉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

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林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衆無所用

遂舍枕轡而

寢

杜恐失馬也。枕之鳩反

食馬而食

林先食馬而後食。食馬音嗣

駕而行出奔

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杜道廣衆得用

故不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林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

之里

杜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奠不待五月

四翼

喪車之飾諸侯不翼。翼所甲反。

不

蹕

杜蹕止行人。蹕音必。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杜下車逆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

乘又有甲兵令皆降損。乘繩證反。

○晉侯濟自泮

泮泮水名地。闕泮普半反。

會于

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

齊

人以莊公說

杜以弑莊公說晉也。說如字又音悅。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

師

杜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書。鉏隰朋之曾孫。鉏仕居反。

男女以班

林班辨也。齊之

男女各以其辨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樂器宗磬之屬。

自六正

杜三軍之

六五吏三十帥

杜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帥所類反。

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

杜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長丁丈反。

及處守

者皆有賂

杜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守手又反。

晉侯許之

杜晉侯受賂還不讎

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使叔向告於諸侯

杜告齊服

公使子服惠伯對曰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

林子服惠伯即孟椒言晉軍縱舍齊之罪戾以安靖從役之小國

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杜衛

獻公以十四年奔齊林晉平公惡其失國故使二子迎之于晉。宛於元反。

將使衛與之夷

儀

林晉將使衛瑒公剽割夷儀以與衛獻公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杜崔杼欲得衛

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

當陳隧

者井埋木刊

杜隧徑也埋塞也刊除也林當陳之隧徑者有井則埋塞之有木則刊除之。隧音

遂徐徒猥反下同刊苦于反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

乘伐陳宵突陳城

林突穿也乘夜穿突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

偃師奔墓

杜欲逃冢間

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杜陳之司馬

曰將巡

城

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

杜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母

杜謂賈獲置汝之母於車

辭曰不祥

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與其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

杜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林御止也。御魚呂反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杜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徐音萬喪冠也擁於勇反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

杜纍自囚係以待衛。纍類悲反又呂軌反

子展執紼而見

紼馬繮也子展執之而見陳哀公。紼陟立反見賢遍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

杜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倅而出

杜子

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數所主反倅芳夫反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祓芳弗反徐音廢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齋成故也

伐齊而稱

同盟以明齋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

杜趙武代范句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

以重禮待諸侯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

弭止也。弭亡氏及。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

林言與楚令尹子木相知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

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

杜屈建子木

屈蕩為莫敖

代屈建宣十二年邲

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卒叛

前年辭不叛

楚令尹子木

伐之及離城

杜離城舒鳩城

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

杜先至舒鳩遽其據反

子疆息桓

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

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捷在接反駢蒲賢反又蒲丁反孟音子

吳人

居其間七日

杜居楚兩軍之間

子疆曰久將執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杜執隘慮水雨

林言相持則慮水雨若遇水雨必為吳請以其私卒誘

獲。整丁念反方言云下也隘於解反

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辛子忽反下同陳直覲反

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

杜視其形勢而救視之

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杜吳逐逐五子至其本軍。傅音附

簡師會之

楚林

人先所簡閱精兵為陣者會合而擊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

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夷儀與甯善言張本

○鄭子產獻捷于晉

杜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

戎

服將事

杜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杜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闕於葛反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杜舜聖故謂之神明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大音泰

而封

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

而已故曰三恪。恪苦洛反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自賴

杜言陳周之甥至今

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杜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

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杜五父仲桓公弟殺大子免而

代之鄭莊公
因就定其位
蔡人殺之
杜欲立其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
奉事
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
杜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
夏氏之亂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杜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微舒弑

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

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
杜德度也逞盡也林逞快

也不可德度其快志。馮皮冰反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
杜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
杜未得代陳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

隧者井堙木剋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
杜上辱大姬之靈
天

誘其表啟敝邑心

杜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表音忠。

陳知其罪授手

于我

林謂陳侯表服擁社使男。女自囚待命是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敢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

林辟誅也。言唯視罪之所

在各隨罪而致其誅。言陳有罪當誅。辟婢亦反。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

杜方十里。圻

音祈列國一同

杜方百里

自是以衰

杜衰言降林謂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衰初危

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鄉士

杜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鄉士

反。數色主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即晉文公。濮音卜。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林言今日

所以戎服者不敢廢棄王室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

杜士莊伯士弱

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杜言不為神所祐

乃

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杜謝晉受其功。○相息亮

反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杜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繼成

仲尼曰

杜孔子追論其事

志有之

杜志古書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杜足猶成也林人之

有言所以成其志之趨向也言之有文所以成其言之華采也。○足將往反又如字

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杜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

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杜栢機之發
榮辱之主

○楚為掩為司馬

子為

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

杜庀治
庀匹婢反

數甲兵

杜閱

甲午為掩書

土田

書土地
之所宜

度山林

度量山林之材
以共國用
○度待洛反

鳩藪澤

鳩聚也

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
以備田獵之處
○藪素口反

辨京陵

辨別也
絕高曰京
大阜曰陵
別

之以為塚
墓之地

表淳鹵

淳鹵均薄之地
表異輕其賦稅
○淳音純鹵音異說文云鹵西方鹹也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
其租八
○疆居良反

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
規度其受水多

少
○偃於建反又如字
豬陔魚反尚書傳云停水曰豬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
防間地不得方

正如井田別為小
町
○町徒頂反

牧隰臯

隰臯水崖下濕
為鳥牧之地

井行沃

行沃平美

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行以善反賈云下平曰行有流曰沃。

量入修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量音良又音亮。

賦車

林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

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雖無可致亦可類推。籍馬籍疏具毛色歲

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

林車兵甲士

徒卒

步卒。卒子忽反。

甲楯之數

杜使

有常數。楮食。準反又音尹。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

舟師在二十四年也。

門于

巢

杜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

林牛臣巢人言

諸樊有勇而輕狂若開巢門將親來攻門杜啟開門也。輕遺正反。

我獲射之必殪

殪死也。

射食亦反下
同殪於計反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

林若諸樊死吳之疆
盛其可少息。疆居

良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

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

杜

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
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

卒子產始知然明

杜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為政焉對

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林鷹鷂之

於鳥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仁見則
必誅。鷹於陵反鷂之然反又居延反

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杜蔑然明名
語魚據反

今吾見

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林政之治民如農之治田日以繼夜欲興利而除害有利必興有害

必除既思其始必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林朝夕之間人所易忽故必朝夕勤

以行之思而後行所行不敢過於所思

如農之有畔

杜言有次

其過鮮矣○衛

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杜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

杜大儀也

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杜皇恤也詩小雅言令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

受禍不得恤其後也說音悅詩作悅容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

林甯子所為如此將

可以濟事乎哉
言其甚不可也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使終
可成

思其復也

思其可
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杜逸書林謹其創
始敬其成終故其

終無困廢之患今書蔡仲之命
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

杜舉大雅蒸民詩杜一
人以喻君。解佳買反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杜奕
圍棋

也。奕音
亦棋音其

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

林耦
對敵

也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

杜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林
明年衛獻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一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襄公七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邾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城

林自十四年十三國伐秦二國不平至今年始為平

晉

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杜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涖音利又音類

車音居

成而不結

杜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

甲寅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杜瑋

公弑獻公復歸
衛剽匹妙反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杜衎雖未居
位林父專邑

背國猶為叛也。書叛始于此凡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一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於彭城晉樂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
名與不名傳無

義

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
子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

杜卿會公侯皆應敗方賁宋向戌後期
書良霄以駭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

以會公敗之。澶淵近戚地蓋以
討衛而疆戚田也。澶市延反

○秋宋公殺其世子

症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瘞木未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

許男甯卒于楚

杜未同而而赴以名林靈公卒悼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

杜修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

命召行人子員

欲使答秦命員音云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林子

朱亦晉行人杜柳進也言次當行

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杜同

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

林謂三不應杜黜退也

撫劍從之

欲從叔向也

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言集成也

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

林謂子朱之為行人常變易其往來之言凡拂

姦邪之心以事其君者我之所能御止不畏也拂衣人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杜庶幾于治

吾臣之所爭者大

林言叔向

子朱所爭者公怨非私怒也

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

謂

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林不以德之厚薄為先而爭謂所行為善

私

欲已侈能無卑乎

杜私欲侈則公義廢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

杜使

為已求反國林子鮮即母弟

辭

敬如強命之

杜敬如獻

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

以吾故也。

林言雖獻公不可託以我之故必為求之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

言

社言復國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

林子鮮受敬妣強命不獲已

以公

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林言苟獻公得反衛國衛

國之政事皆與甯喜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

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林敢不敢也言已不知獻公因何出奔亦不敢聞獻公因何而入

蘧其居反瑗于春反又于萬反

遂行從近闕出。

林據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蘧伯玉從近闕出

今年甯喜欲復獻公遂伯玉又從近闕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告右宰穀

杜衛大夫

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絀劉

天下誰畜之

畜猶容也畜許六

反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杜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

穀

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杜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

遂見公於夷儀反

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

杜淹久也林書衛獻公淹留憂恤在於外國自十四年出奔

至今凡十二年。見賢通反。又如字淹於廉反徐於嚴反。

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林無憂戚

之顏色亦無寬暇之言語

猶夫人也

言其為人猶如故。夫音扶。

若不已死無日

矣

已止也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

亡於我何為

林子鮮若欲賤言多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所為

悼子曰雖然弗

可以已孫文子在戚

林文子即林父在其私邑

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

杜二子孫文子之子。守毛又反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

杜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

甯子出舍于郊

杜欲

伯

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大子角

子叔衛侯刺言子叔刺無諱故

書曰甯喜弑其君刺

言罪之在甯氏也

嫌受父命納薑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

杜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林專據其祿邑出入與之

周旋此罪戮之大者林父事剽而行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

○甲午衛侯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本音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音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

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

車揖之

林獻公敬心漸衰故自車而揖之。竟音境

逆於門者頷之而已

杜頷

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頷戶感反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

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

杜二三子諸大夫林言朝夕皆

來相存問。大音泰

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寧喜之言故怨之

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杜所怨在親親

對曰臣知罪

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救圍臣之罪一也

林羈馬縻

縻繫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圍。羈居官反縻息列反扞戶幹反圍魚呂反

有出者有居者

杜出

謂術居謂割也

臣不能貳道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

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

林獻公尋悔其言使止大

叔文子勿出奔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

于晉晉成茅氏

茅氏戚東鄙愬息路反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

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杜厲鬼

也林蓋比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之如

遂從衛師敗之圍

杜蒯感父言更還遂殖綽

圍衛

雍鉏獲殖綽

雍鉏孫氏臣

復愬於晉

為下晉討衛張本

○鄭伯

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前年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林子展為元帥故鄭伯享

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

先八邑

林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

二井。先徐悉薦反下同或如字賜子產次路再命之

服先六邑

林二十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

也 林自上而至於下其隆殺皆以兩為數此禮之定制也。殺所界反

臣之位

在四上卿

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

及賞禮請辭邑

杜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

公固子之乃受三邑

杜位

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杜知政讓

不失禮

林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

林穆子即荀吳為于偽反

召公也

杜召公為

澶淵會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雩婁今屬安豐

郡。雩音于徐況于反韋昭音虛或一呼反婁如字徐力俱反如淳音樓

遂侵鄭五月至于

城麋鄭皇頡戍之

杜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麋九倫反頡戶結反

出與楚師

戰敗

林言楚師秦不與戰

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林公子圍

共王子靈王也與穿封戌
爭所獲之囚。戌音恤。

正於伯州犁

杜正曲
直也

伯州犁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林乃立皇頡
於庭而問之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

杜言王子圍及穿封戌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手曰夫子為

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林伯州犁乃高舉其手作勢
指王子圍以示皇頡夫子亦

尊王子圍之辭介大也言其乃楚
君之貴寵大弟也。上時掌反

下其手曰此子為穿

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

林復下垂其手作勢指
穿封戌以示皇頡此子

亦卑穿封戌之辭言戌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觀伯州
犁聽說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證

王子圍獲已
以媚權要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林皇頡已解其意杜
弱敗也言為王子所

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

皇頡戍城麋

印董父鄭大夫。董音謹。

楚人囚之

林楚人敗城麋之師併囚印董父。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林鄭人使印氏出貨賄請賄董父於

秦子太叔為令正

杜主作辭今之正

以為請

林以貨為請。為于偽反又如字。

子產曰不獲

杜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杜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

若曰拜

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林其辭如此歸功於秦則董父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

杜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

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

杜正戚之封疆。疆

居良反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杜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

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趙武不書尊公也

杜罪武會公侯。左氏以為趙武會公侯故敗書人

以尊魯公義例願深惡按澶淵之會為臣討君武之罪也敗書晉人其義甚明

向戌不書後也

謂後會期

鄭先宋不失所也

杜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

杜晉將執之不得與

會故不書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杜討其弑君伐孫氏也遺

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吾諸侯故經書在秋。女音汝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於士弱氏

士弱晉主
獄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

如晉

欲共請之。為
于偽反下同

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

杜嘉樂
詩大雅

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氏
宜人受祿于天。嘉戶嫁反

國景子相齊侯

杜景子
國弱。

相息亮
反下同

賦蓼蕭

杜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之
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杜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
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緇側
其反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民

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二也

杜蓼蕭緇衣二詩
所趣各不同故拜

二君辭異。
祧他彫反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杜私與
叔向語

曰晉君

宣其令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

林憂恤其災患而補益其闕失
匡正其違邪而討治其煩勞 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

執君若之何杜謂晉為林
父執衛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
百人為罪不以林

父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
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焉 子展賦

將仲子兮杜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衛侯雖別
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也羊反

本亦無兮字
此依詩序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

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
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

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

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

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

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

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

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

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杜芮司徒來大夫赤而毛葉諸堤下 林色赤而體生毛畏

夫。芮銳颯反 其異相故棄諸堤下

○堤丁 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來伯姬 名之曰棄 林取

兮反 也。共音恭 見棄

之義 長而美平公入夕 林平公共姬子也入宮 夕見其母。長丁丈反 共姬與之

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 姬納諸御嬖生佐 杜佐 元公 惡

也 尤甚 姬納諸御嬖生佐 杜佐 元公 惡

而婉

杜佐貌惡而心順。婉紆阮反。

大子痊美而狠

貌美而心狠。狠胡壑反。

合

左師畏而惡之

林合左師向戌。惡鳥路反。下同。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

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戾力計反。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

杜

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

大子知之請野享之

林大子痊

與楚客相知請於宋公欲野享楚客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

杜夫謂大子也。夫音扶女音汝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

共其內

杜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遠于萬反好呼報反共音恭

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

林伊戾詐作盟處掘地作飲用牲加盟書為大子反

徵驗也。欲口感反。

而騁告公

杜騁馳也。騁勅景反。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杜言欲速得公位

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

謂有盟徵也

問諸夫人與左師

杜夫人佐母棄也

則皆曰固聞之

林言固聞大子欲反

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

免我

杜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

之聒而與之語

杜聒謙也欲使佐失期。聒古活反下同

過期乃縊而死佐

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

馬者

杜步馬習馬。一賜反亨善彭反。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林言君夫人氏

之馬也

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

林向成謬言不知誰為君夫人氏我

何不知其姓氏蓋棄非平公之嫡夫人

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

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為錦馬之先。饋其位反先悉薦反又如字

曰君之妾棄

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杜左師令

使者改命也傳言來公闕左師訣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

杜請衛侯歸

使

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

大國而得罪

使夏謝不敏

夏子西名

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

言鄭所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

杜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椒舉也。朝如字。

伍舉娶於王子

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林王子牟為申縣公得罪而出亡。牟亡後反為如字。舊于為反。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林伍舉王子牟之壻故謂

伍舉實送之出亡伍舉懼禍故出奔鄭鄭不足恃故自鄭將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林班布也布荆籍地而坐相與飲食朋友世親故共

議歸楚事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杜平

在明年

聲子通使於晉

杜為國通平事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

杜故事也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林言晉卿

之賢不如楚卿之賢晉之大夫則賢於楚具材皆可為卿譬如木之杞梓獸之皮革皆產於楚而用於晉。杞

音起梓音子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杜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

夫謂晉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林言晉雖有宗族與姻親而用楚之

賢材居多歸生聞之

杜歸生聲子名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杜從之亡也僭子念反

下皆同濫力暫反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杜詩

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殄徒典反瘁在醉反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

杜逸書也言與其刑濫而及於無辜之人寧失刑而不用經常之法懼失善人之用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杜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林福祿鞏固如封建之永

世也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杜樂行賞

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杜順天時是以將賞為

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飲足所謂加膳也。為于偽反下同飲於

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

林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用賞

將刑為之不舉

不舉則徹樂

杜不舉盛饌。徹去也。不舉之道則聲樂之類。怡心娛耳皆不忍聞。

此以知

其畏刑也

林即此憂心可以知其憚於用刑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

林即此勤勞可以知其勤恤民隱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

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

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杜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具材也

子儀

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杜殿後軍。寘之鼓反殿多練反

繞角之後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林言楚軍不能持重苟震恐搖蕩使

亂其軍多擊軍鼓鈞同其聲夜攻楚軍使不知虛實楚

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侯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

杜成六年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

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林據成六年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藥

書不戰而還成八年傳只載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却不載桑隧之敗但既獲申驪則敗申息之師曉然在

八年特桑隧之名偶同傳不詳載。麗力馳反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

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

林雍子之事無所考證想是雍子諸父諸兄共譖雍子善能也是正也君與大人信其父兄不能正其曲直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

杜郤晉邑。郤許六反徐超六反

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

杜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

命於軍曰歸老幼反狐疾二人役歸一人

林一家有二

聽其一

人歸家簡兵蒐乘

杜簡擇蒐閱。蒐所留反乘繩證反

秣馬蓐食師陳焚

次

林穀秣戰馬食於寢蓐杜次舍也焚舍示必死。秣音未蓐音辱陳直覲反

明日將戰行

歸者而逸楚囚

林凡軍中老幼狐疾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使得走逸欲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杜在元年降戶江反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

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杜子靈巫臣

而雍害

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於勇反

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杜邢

晉邑。邢音刑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

乘車射御驅侵

言教吳以中國陣法

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

是伐巢

按巢屬楚小國

取駕克棘入州來

杜駕棘皆楚邑譙國鄧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杜事見成七年。罷音皮

教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杜若教亂在宣四年苗晉

下邑林伯賁即關椒
○賁扶云反下同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在城十六年
○鄢音偃

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

杜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歷於甲反徐於輒反陳直觀反下同

若塞

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杜塞井夷竈以為陳

藥范易行以諉之

藥書時將

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政反下同賈音亦行戶即反下同賈

音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

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

杜四

萃四面集攻之萃在醉反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

林夷傷也吳楚

之間謂火滅為燬蓋射共王中
日大敗楚師也。懼子潛反

子反死之

林楚殺子反
並在城十八

年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

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杜言楚亦不以
為意。女音汝

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杜以舉材
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任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

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林言許靈公以死諸師而我不

能為之伐鄭懈怠如此何以求諸侯而主霸業冬十月楚子伐鄭杜為鄭人將

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杜和在楚王是故昧

於一來杜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杜逞夫小人

之性囂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利也若何從之杜囂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囂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

不可從也。囂許覲反足子住反又如字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

里墮其城

杜南里鄭邑。說音悅墮許規反。

涉於樂氏

樂氏津門

門於師之

梁杜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

林鄭人發縣門而禦攻者獲楚攻門者九人。縣音玄。

而後葬許靈公

涉于汜而歸

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汜音几徐扶嚴反。

而後葬許靈公

卒靈

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

杜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

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林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平公之失政傳言

晉之衰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杜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杜趙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

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

晉乎辭不失舊

杜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

之歲

在二十四年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杜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

丘縣故城是廩力甚反

襲衛羊角取之

杜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

魚

杜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

雨故水竇間竇音豆

介于其

庫

入高魚庫而介其甲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杜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

杜宣子范句

諸侯弗能治也

林諸

侯以范句新死不

能治烏餘之罪 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

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

烏餘之邑皆討類也

杜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

也請歸之

林請以其地歸於諸侯

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

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

乙卯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杜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

為主入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

變也於漢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
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與呼亂反

衛殺其大夫甯喜

杜甯喜弒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
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

為辭書名也書
宋會下乃從赴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按衛侯始者云
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口鱄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杜夏會之大
夫也豹不倚

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遠命敗之釋
例論之備矣林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
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尊主盟矣
孰之盟請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剽陵則齊主諸侯至
卑黜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
趙武之倫也孔子曰庭燎之禮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

秦肆夏自趙文子始也
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

今長歷推十二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

周

杜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喪息浪反

使烏餘具車徒以

受封

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烏餘以其衆出

杜出受封也

使諸侯偽效

烏餘之封者

杜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

而遂執之盡獲之

皆獲

其徒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

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

之車不亦美乎

杜季慶封字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

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

杜相鼠詩廊風日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

來奔傳。稱尺證反為賦于偽反相忽亮反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

請殺之

免餘衛大夫

公曰微甯子不及此

及此反國也

吾與之言

矣

杜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

杜恐伐之未必勝祇適也。祇音支

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

大夫與音預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杜無地及臣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

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杜穀不書非卿也

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

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

命矣乃行

林石惡甯喜之黨杜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與既反枕之稿反斂力驗反

子

鮮曰逐我者出

杜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

杜謂甯喜

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

林章明也在蘇公則失政由甯氏之信在衛國則無沮惡

勸善之刑

不亦難乎

杜難以治國

且鱗實使之

杜使甯喜納君

遂出奔晉

公使止之不可

杜不肯留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

杜誓不還。使所吏反。

託於木門

木門音邑。

不鄉衛國而坐

杜怨之深也。鄉許

亮

木門大夫勸之任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

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

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愬悉路

反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

杜自誓不仕終身

公喪

之如稅服終身

稅即總也喪服總衰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慙于鮮故特為此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喪息即反又息浪反稅徐讀曰總音歲服吐外反

公子免

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官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色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

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

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杜贊佐也。少詩照反。

君其

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杜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

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民之名。弭武婢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蠹

杜蠹害物之蟲。蠹丁故反。

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

曰不可必將許之

杜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蓄音災。

弗許楚將許

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亦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

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鄉享宴之禮故

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乃旦反焉於度反下皆同折之設反徐音制俎莊呂反

仲尼使

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

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舉謂記錄之也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石惡至

杜預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

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成言於晉

杜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

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林楚子木止陳故向戌如陳杜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

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

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杜不能服而使之

楚

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杜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杜駟傳也謁告也。駟人

實反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杜經所以不書齊秦

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

杜陳還

是夜也

林向戌還之夜

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杜子

哲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言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

孫歸生至

杜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林諸

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呈示不相忌。藩方元反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

謂趙孟

杜伯夙荀盈

曰楚氛甚惡懼難

林氛氣也言楚有難晉之氣恐有患難。

云反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杜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

有急可左迴
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杜甲在衣

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又丁仲反。

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

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馬用有信大宰退

杜大宰伯州犁

告人曰令尹

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

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林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之然後發而為言言無實不祥言之所出

必以信為之主民無信不立信著於人乃能成立其志

參以定之

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

林志言信其數三故知其不能及三年為明年子木死起本

趙孟患

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無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

林言微賤之人一為不信之事猶不可立於世盡斃踏其死杜單盡也斃踏也。單

音丹斃
婢世反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

病

不病者單斃於死

非子之患也

杜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

夫以信召

人而以僭濟之

林僭不信也濟成也。僭子念反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

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

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是或音扶

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

林言不幸而死

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稱舉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

命曰視邾滕

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季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假公命以敦之既

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杜私屬二國故與音預

叔孫曰

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

林乃視宋衛以受盟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杜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

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下是故貶之

晉楚爭先

杜爭先歆血

晉人曰

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杜狎更也。先悉薦反或如字狎古甲反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只非歸具尸盟也

杜只語辭也尸主也言諸侯之所以歸晉以其有德也非

歸晉之能主盟也。只之氏反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

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林諸侯為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欲尸盟

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

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杜蓋

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杜客一坐所尊

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純為客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

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

杜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
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子木

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杜士會賢聞於
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

愧辭

林夫子謂范武子身修家濟故事無不治所行之
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隱祝大祝史大史陳其馨香

德足副之故
辭無所媿

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語
魚據反下同

能敬神人

敬享也使神享
其祭人懷其德

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杜五君謂文
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

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重結晉楚

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杜自宋還過鄭。隴力勇反。

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

杜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寸用反。

趙孟曰七子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歌詩以言志故武亦以觀七子向皆之志

子展賦草蟲

杜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休既觀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在上不忘降故可以

主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杜辭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

杜鶉之賁賁詩

廊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順倫反賁音奔

趙孟

曰林第之言不踰閩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杜第

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林第之言閩門限使人趨孟自謂。第側里反閩音域徐况逼反使所吏反

子西

賦黍苗之四章

杜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

伯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馬

推善於其君

子產賦隰桑

杜隰桑詩

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

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杜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避迨相遇適我願兮。蔓音萬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

相遇故趙印段賦蟋蟀

杜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

翟翟然顧禮儀
。燥所律反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

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杜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杜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教五報反焉於虔反

下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杜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林伯有之詩譏刺鄭故公怨之其

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先亡

叔向曰然已侈

林伯有汰侈已甚

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林稔年豐熟也穀一熟故謂一年夫子謂伯有杜為三十

年鄭殺良霄傳
○稔而甚反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數所主反。

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

林樂與民同故民得其安

不淫以使

之

林不淫縱其欲以虐使之

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

死之色

杜欵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色也

公與之色六十

林此亦非四井

之色說與上文與免餘色六十同

以示子罕

林以賞與示宋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

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亂生必滅所以亡也

林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

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大小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大小所以至滅

也天生五材

杜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杜謂湯武

亂人以廢

杜謂桀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

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

林以誣罔之道欺蔽諸侯

罪莫大

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杜削賞左師之

書。厭於鹽反徐於廉反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司城子罕

左師曰

我將亡夫子存我

林言我邑多將有滅亡之禍子罕責我以義是存我也

德莫大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杜詩鄭風司直也。彼已

之子此子也言其為邦國主直道者。已音記

樂喜之謂乎

杜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成

何

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逸詩恤憂也收取也林言何以憂恤而規儆於我我則收取此言以為

石藥向戍之謂乎

杜善向戍能知其過

○齊崔杼生成及疆

林崔杼先取妻

生子曰成曰疆而寡

杜偏喪曰寡寡持也娶東郭姜

林事在二十五年

生明東郭

姜以孤入

林無父曰孤益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

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與東

郭偃相崔氏

林偃東郭姜之弟益崔杼既取姜遂以姜弟及前夫之子為家相。相息亮反

崔

成有疾而廢之

杜有惡疾也

而立明成請老子崔

杜濟南東朝陽縣西

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

杜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

成與疆怒將殺之

林成不得邑疆

成之親母弟故與俱怒將殺偃與無咎

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

杜夫子謂崔杼林言其身事亦慶封之所素知也崔杼平日唯棠無咎與東郭偃之言是從凡崔氏諸父諸兄皆莫得進用矣大恐貽害於崔杼之身崔慶同功一體故敢以此告之慶封曰子姑退吾

圖之告盧蒲癸

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言告癸。癸善結反徐數結反

盧蒲癸

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杜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弑林彼謂崔杼實其家有難將何以彼為病

崔之薄慶之厚也

杜崔敗則慶專權

他日又告

杜成疆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

林言苟有利於崔氏必去偃與無咎若有他難我助汝去之。難力且反女音汝

九

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

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

出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

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

杜言如一

是何敢然

言是崔成崔疆何故

敢如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嫫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嫫其

宮而守之

林嫫短垣使其象居短垣內以守。為于偽反下同嫫音牒徐養涉反。

弗克使

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杜

東郭姜

嫫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嫫為崔子御

至則無歸矣

乃縊

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崔明夜辟諸大墓

林辟闢也闢先人之冢以藏之。辟

婢亦反徐南亦反

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杜當國秉政

○楚蕢罷

如晉涖盟

杜罷令尹子蕢報荀盈也。罷音皮

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杜既

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

叔向曰蕢氏

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

敏以事君必能養民

林敏達以事其君必能為君牧養其民

政其焉往

言

必歸

○崔氏之亂

杜在二十五年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

林申鮮虞

莊公之黨來奔魯貧無資為人僕賃於魯之野。賃女鳩反。

以喪莊公

為齊莊公服喪。喪如字

又息浪反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

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六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祝德麟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_臣趙寅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一

明 王道焜

趙如源 同編

襄公八年

經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

得以無冰為災也書夏衛石惡出奔晉晉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

封來奔崔杼之黨嗜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

公如楚杜為宋之盟故朝楚林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是故

書公朝王所以見王業之衰
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林靈王崩
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杜十二月無乙未日
吳林康王卒郊敷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杜梓慎魯大夫

饑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甚傳乃詳其事○梓音子

杜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星在亥至此年

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
以有時菑陰不堪

陽杜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
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
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

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龍宋鄭之星也位在東

青龍失火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宿虛星在其中歲為宋鄭之 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星今失帝淫

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耗呼報反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

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杜陳侯蔡侯胡

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日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林宋盟在二十七年○燕烏賈反 齊侯

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杜以宋盟釋齊秦故言 齊不與盟何為而朝於

晉與音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

副已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杜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

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

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

罪不及不祀故曰禮○從才用反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

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林為旱而雩非過時也

○蔡侯歸自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杜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杜在日至晉時○過古未反又古卧反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

門之外而傲

杜廷往也。迂于况反後同。勞力報反傲五報反下同。

吾曰猶將更

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林是不竭乃出其中心

君小國事大

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林為小國之君服大國之事而以急惰驕傲為

已之常心將得善終而死乎。惰徒卧反。

若不免必繇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

杜通太子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林凡人之所為如此者禍

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

盟故如楚也

林孟孝伯即仲孫羯杜魯晉屬故告晉而行。為于偽反。

蔡侯之如晉

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林游吉即子大叔楚人不受游吉之

使而命之還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杜君謂鄭伯

今吾子來寡君謂

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

林駟傳車也杜問鄭君應來朝

否。駟人實反

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

國之望也

林言在宋之盟楚君之命將以弭兵為小國之利亦使小國解兵釋甲得以安定其社稷

服田力穡得此楚君之憲章命令而小國之所仰望於楚

者也杜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聘用乘皮束帛

以歲之不易

聘於下執事

杜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易以豉反

今執事有命

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林言汝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之政令。女音汝與音預。

必使

而君棄而封守

林而汝也。

跋涉山川

林草行為跋水行為涉。跋自末反。

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

盟載之言以關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林失德則

諸侯背楚亦將為楚君不利小國恐懼正坐於此。

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

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震下坤上復

之頤三三

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頤以之反。

曰迷復凶

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

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
反夫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

願杜謂欲得鄭而棄其本杜不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杜言

必死君往杜幾近也言失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杜遠者復之亦

難○幾居依吾乃休吾民矣杜休息也言楚裨竈曰今

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

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旅客處也歲星彙星

帑鳥火鳥尾周楚之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

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
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存。帑音奴惡如字又烏路反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

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相怠亮反下同壇徒丹反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杜外僕掌

次舍者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

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杜刑法也。焉於度反下同菑音災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

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

杜解也

小適大有五

惡說其罪戾

杜自解說也

請其不足

杜請謝其不足惟恐被譏

行其政事

奉行大國之政

共其職貢從其時命

言從朝會之命。共音恭

不然則重其

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

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杜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

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

杜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好呼報反耆

市志反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婭氏

杜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婭家

易

內而飲酒數日

林慶封與盧蒲婭交易其內人而飲酒數日不已。數所主反

國遷朝

焉杜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杜亡人辟崔氏

難出奔者林能捕執得盜賊以告而反其身使以功贖已罪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

林盧蒲癸莊公黨以告賊得反有寵妻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妻

七計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

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杜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

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

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杜

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使執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讐。嬖必計反下同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

寢戈親近兵林。先悉薦反後戶豆反。

公膳日雙雞

杜卿大夫

之膳食。膳市戰反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怒慶氏減其膳蓋盧蒲葵王何之

謀。鶩徐音木鴨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云洎淮釜也字林已菴反

子雅子尾怒

二子皆惠

公 孫慶封告盧蒲嬖

杜以二子怒告嬖

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

杜言能殺而席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杜欲與其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

可也

林言其兵衆不足用以討亂其知謀不足用以慮事不敢出言以洩慶氏之謀請為盟以誓不敢洩

音智

子家曰子之言云

杜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杜子車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杜佐子車名

言凡人各有材能以事其君非佐之材所能及

陳文子謂桓子

杜桓子文子之子無字

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

林言齊之禍亂將起矣我其當得何物

對曰得慶氏

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林善

其子不志於貨財言可慎守其家也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林以

龜兆示慶舍

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

林敢獻兆請問其吉凶

子之曰克

見血

林主殺戮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

林詐言其母疾病請先歸視其母。菜音

來從才用反慶季卜之

杜季慶封林為無宇卜母疾病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杜無宇泣奉芳勇反

乃使歸慶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

謂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字

禍作必於嘗

杜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悟也。悛七全反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

吳越

杜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林戕害其舟楫發壞其橋梁不

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

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

矣杜姜癸妻慶舍女

癸告之

杜告欲殺慶舍

姜曰夫子愼莫之止將不

出我請止之

夫子謂慶舍。復皮逼反。

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

公之廟慶舍涖事

林臨祭事。大音泰。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

林慶舍之女告其父以有變且止其父勿出。臨祭慶舍不從言誰敢為亂者以此見其復。

也

遂如公

杜至公所

麻嬰為尸

為祭尸

慶集為上獻

上獻先獻者。集尸

結反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林二人執親兵以從慶舍

慶氏以其甲環公

宮

林廟在公宮之內故慶氏以其私甲環衛公宮。環如字徐音患。

陳氏鮑氏之圍人

為優

林陳鮑二氏養馬人為優非之獻。優於求反。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

杜束絆之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

林魚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杜樂子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林介因也慶氏

之士釋甲而觀優故四族因慶氏之甲

子尾抽楯擊扉三

楯楹也扉門闔也以楯擊扉為

期。楯音角扉音非門扇也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

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薨

杜薨屋棟林慶舍雖傷重猶能援大廟之楹動於屋角。

刺七亦反援音爰薨亡耕反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林俎壺皆祭器杜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

杜慶繩慶集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杜言

欲尊公室非為亂階。為于為反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林稅祭服而往

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叶活反又如字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

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林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反陳于嶽

嶽里名。陳直觀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

杜魯大夫

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

也

林竭民力而為車又必困瘁竭又

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食音嗣。汜芳列反。

穆子不說

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說音悅。鴟人之反。

亦不知既而

齊人來讓

杜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勾餘予之朱方

杜勾餘吳子夷末也。朱方

吳邑。勾古侯反。下勾漬同。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

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梅杜殲盡也

稱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林經

書十二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

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喪息浪反鉏仕居反公

子鉏也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皆反還也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杜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多

薦反又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

林慶封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禍

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

吾一邑

林若奔亡在外國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制之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

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

也

林如織布帛須有幅尺為之制度使其富不可遷移。惡鳥路反夫音扶幅音福

夫民生厚

而用利

林生理豐厚財用利益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

正德可以為之幅

使無黜嫚

杜黜猶故也。黜勅作反嫚音慢

謂之幅利

杜謂用利

之幅利過則為敗

林利過驕生禍敗必至

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受而稍致之

杜致還公

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嫫于北竟

釋放也竟音境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

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

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今十人同心故必得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

杜崔氏大壁。拱居勇反徐音恭

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

杜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林二十五年崔氏

例莊公于北郭今始遷其柩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

棺著崔杼尸杜始求崔杼之
邊以章其罪尸不得故傳云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鄭伯不在杜已在楚。為干
偽反過古未反 伯有廷勞於黃崖

不敬杜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
至新鄭城西入洧。勞力報反 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杜伯有不
必還為鄭國害 戕敬民之主也而棄之

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
祖守其家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杜言薄土 行潦之蘋藻杜言賤菜。潦音
齊子禮反 老蘋音頻藻音早 寘諸宗室

杜薦 季蘭尸之敬也杜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宗廟 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

其敬也

敬可棄乎

杜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

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

杜昭伯叔仲帶林言我之朝楚

為楚國而來豈為康王一人而來。為于偽反下同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

杜邇近也

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杜遑暇也林目前饑寒尚不憂恤誰

暇憂其後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專任

子服子始學者也

此言未識遠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杜成伯榮

駕公遂行

杜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

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杜未

喪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喪如字又息浪反。○王入來告喪問崩日以甲

寅告。林實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

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徵音真本作懲誤。

經已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杜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

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比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杜無傳四同盟林獻公卒子襄公立。衎音旦反。○閏弒吳

子餘祭。杜闕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林餘祭。辛夷昧立一名餘昧。闕音奇祭側界反。○仲

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杜公孫段伯石也三十
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

蓋以攝卿行
獨居謁反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杜杞復
稱子用

夷禮也林傳曰書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
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

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
之褒貶君大夫莫備於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

無削其爵者舍楚子皮無
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

○吳子使札來聘

杜吳子餘
祭既遣札

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
禮未同於上國林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吳驟強

也 ○札
側八反

○秋九月葬衛獻公

無傳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止

高厚之子杜北燕
始見經。○燕音煙。○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朝也

釋解也告

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

楚人使公親禘

諸侯有遣使贈禘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禘音

逸說文云衣死入衣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禘則布幣也

先使巫被除殯

之凶邪而行禘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被音拂徐音廢

乃使巫以桃茷先被殯

茷音

穰。茷音列徐音例鄭注周禮云茷莒蒂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

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杜兵死不入兆城故葬北郭

○

夏四月葬楚康王

林經不書葬略夷狄也

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

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

邾敖康王子熊麇也。邾古治反。

王子圍為令尹

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杜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

兩威為昭元年圍弒邾敖起本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

杜取卞邑以自益。卞皮

產反使公治問

杜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治音也。

璽書追而與之

杜璽印也

璽音羨廣雅云印謂之璽說文作璽從上云玉者印也籀文從王

曰林書辭曰

聞守卞者將

叛臣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林師辭

公治致使而退

杜致季氏使命使所吏反

及舍而後聞取卞

杜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

言叛祇見疏也

杜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祇音支。

公問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

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

冶冕服

杜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

式微乃歸

杜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強其文反

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

杜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

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

林言季氏欲欺其君以取邑何必使我往使

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林季武子若就

其家見之則公召言季氏政事如前日若不見季武子則已不肯復言季氏政事

及疾聚其臣

杜大夫家臣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

有德。斂力驗反。

且無使季氏葬我

林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葬靈王

杜不書魯不會

鄭上卿有事

林時鄭簡公在楚鄭上卿有居守之事

子

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曰與其莫往弱

不猶愈乎

林言與其不遣人往周會葬官卑年少猶愈於不往也

詩云王事靡盬不

遑啟處

杜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啟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盥音古

東西南北誰

敢寧處

杜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

杜言我因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蕃

反 芳元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林供王室之事無有曠失足矣亦有何常法

遂使印

段如周

傳言周哀卑於晉楚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

林吳別越俘之足以

為閻人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

杜言以刀近刑人

○鄭

子展卒子皮印位

林子皮即罕虎代父為上卿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

病

林民病於乏食

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林餽猶饋也因在喪

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

二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林言鄰近於善人民亦望

君為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

林司城氏即子罕氏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貸他代反下同

為大夫

之無者貸

林子罕為宋大夫之無粟者貸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林鄭子皮氏向許丈反

宋之樂

林子罕氏

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

林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杜升降隨宋威衰

○晉平公杞出也

林晉平公母杞女

故治杞

杜治理其地修

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

杜大叔不書不親事林知悼子即晉荀盈孟孝伯即仲孫羯子大叔即潁吉伯

石即公孫段○知音智大叔音泰下同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文子衛大叔儀

與

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肆以二反詩

傳云斬而復生曰肆方言云疥餘也秦晉之間曰肆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

林晉姬姓也棄我諸姬所厚者薄其誰望晉而歸之

吉也聞之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

昏姻甚歸附也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此昆志反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杜晉不恤

鄰近之親其誰旋旋而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杜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相息亮反

賓出司

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專自是也

司徒侈

林侈

驕縱也。修昌氏反。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杜言二子禍福對

曰專則速及。

言速及禍也。

侈將以其力斃。

杜力盡而自斃。斃其世反。

專

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專則人實斃之絕。

句。○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杜范獻子即士鞅林謝魯為杞城。

公享之

展莊叔執幣。

杜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二人為耦。耦五口反。

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

莊叔為一耦。鄩鼓父黨叔為一耦。

杜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名。

上昭反。鄩才。陵反。黨音掌。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杜司馬女叔侯即司。

馬侯杜使魯歸前侵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

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杜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愠紆運反。先君若有知也不

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

皆姬姓也
杜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虢瓜百反滑乎八反。晉是以大

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武公獻公晉始武之君誰

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杜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

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杜以杞土地加封於魯於理猶可何有盡歸杞伯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

絕書

杜書魯之朝聘。好呼報反下同。

府無虛月

杜無月不受魯貢。

如是可矣

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

杜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瘠在亦反母音無焉於虔反。

○杞文公來盟

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賤其用夾禮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

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杜不得以壽死。說音悅

好善

而不能擇人

林心雖好善而智不能決擇人之賢否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

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為之歌周

南召南

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台上照反。

曰美哉

杜美其聲

始基之

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怒而不怨矣

杜未能安樂然

其音不怒怒

為之歌邶鄘衛

杜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

豎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鄘音庸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深也

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

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

杜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

下風俗下與諸候同故不為雅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

思猶有先王之
適風故不懼

為之歌鄭

杜詩第七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已乎

既美其有治政之音
譏其頌碎知不能久

為之歌齊

杜詩第八

曰美哉泱乎大風也哉

杜泱泱大之聲。泱於良
反又於浪反韋昭於康反

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

杜大公封齊為東海
之表式。大音泰

國未可量也

杜言

其或將
復興

為之歌豳

杜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
新平漆縣東北。豳彼貧反

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杜蕩乎蕩然也樂而不
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

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
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樂音岳又音洛下放此

之歌秦

杜詩第十一後仲
尼剛定故不同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

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

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反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杜詩第九

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

曰美哉泚泚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

杜泚泚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險節易行惜其國小

無明君也。泚扶弓反徐歎劍反韋昭音凡婉紆沅反險依注音儉易以豉反

為之歌唐杜詩第十

○此晉詩也而謂之唐本唐叔虞始封之地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杜晉本唐地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非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

杜詩第十二

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

杜淫聲故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郇以下無譏焉

杜鄩第十三曹第十四言

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鄩古外反

為之歌小雅

小雅小正亦無歌之常

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

杜怨尚紂之政不能忍而不言

其周德之衰乎

林衰小也此周德尚小之時乎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謂

有殷王餘俗故未大

為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曰廣哉熙熙乎

杜熙熙和樂聲

曲而有直體

杜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

其文王之德乎

雅頌

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

為之歌頌

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曰至矣

哉

直而不倨

杜直者易至於倨傲故以不倨音據徐音居

曲而不

屈林曲者易至於屈撓故以不撓為德屈邇而不偏林近者易至於偏害故以不害為德。偏彼力

反遠而不攜林遠者易至於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林

動者淫蕩之漸以德自守不過蕩矣反復者厭棄之漸以德自守常日新矣。厭於端反又於瞻反哀而

不愁杜知樂而不荒杜節之用而不匱杜德弘大廣而不宣

杜顯施而不費杜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杜義然後

取處而不底林守之以道雖復止處行而不流林制之以義雖

常運行不五聲和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節有

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

改訂章句
去傳杜林合注
十一

武德之

見舞象箛南籥者

象箛舞所執南籥以箛舞也皆文王之樂。箛音朔箛羊

略反

曰美哉猶有憾

杜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憾戶暗反

見舞大

武者

杜武王樂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杜殷

湯樂。韶上昭反濩音護徐戶郭反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杜慙於始伐

聖人之難也

林聖人處世變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

杜禹之樂

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杜盡力溝洫勤也林勤勞水土而不自矜其德非禹之聖

誰能修治其功

見舞韶箛者

杜舜樂。箛音簫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恃也

恃覆也。恃徒報反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

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杜魯用四代之

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推聲故請作周樂欲

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問秦詩謂之夏聲間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

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杜吳子餘祭嗣立

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杜納歸之公。無說音悅下皆同

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

歇也

歇盡也。難乃且反下皆同歇許謁反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林樂子雅高子尾難在昭八年

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

杜見如故文二子相知以心也

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杜大

帶也吳地黃縞鄭地黃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古老反徐古到反縞也紵直呂反謂

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杜侈謂伯有林明年子皙果殺伯有

適衛說蘧瑗

林蘧

伯玉。瑗于春反

史狗

史朝之子

史鮪

史魚。鮪音秋

公子荆

林字南楚

公叔

發公叔文子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

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

聞鐘聲焉

林間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

曰異哉吾聞之

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杜辯猶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杜孫文子以戚叛

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于幕上

杜言至危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林銜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

服豈可作樂

遂去之

杜不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杜聞義能改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杜言晉國之政事將集於三家。萃在薛反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

之君侈而多良

林晉君汰侈而多自賢其臣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杜富

必厚施故政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

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杜薑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薑楚

邁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杜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

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林高止好掠人之善以為己功且專權故禍難及於其身

杜好呼○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

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為于十月庚寅

閻邱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杜還邑於

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杜敬仲高侯良敬仲也杜良猶賢

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人城緜而寘旃

杜晉人善其致邑林旃猶之也。寘之豉反旃之然反○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杜黑子哲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

也杜言女世

為行人子哲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

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

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

杜言不能久也禘諶

鄭大夫。強其丈反。禘，禘支反。諶，市林反。與如字。或音預。幾，居豈反。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

杜舉小雅巧言詩屢盟則無信無信則情疏此禍亂所以滋長也。屢力佳反。

今是長亂之

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紓解也。長丁丈反。下同。紓直呂反。徐音

舒然明曰政將焉往禘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

辟子產

言政必歸于產。馬於皮反下同。

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次應

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

林子產之德為世所高

天又除之奪伯有

魄

杜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

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

戾定也

不然將亡矣

左傳杜林合注卷三十二